

席絹

罌粟的情人

(北京)

25

1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登录号

101902

分类号

I 247.5

种次号

891

总策划/王戈

主 编/阡陌

席绢最新书

罂粟的情人



00972987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苏)新登字 007 号

罂粟的情人

作 者:(台湾)席 绢

责任编辑:李荣德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安市文教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 2

字数:105,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2 次印刷

印数:60,301—7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17-3/I·780

定 价:7.80 元

(购买时请认准封面左下角之防伪标记)

楔子

我，何掬幽。

此刻坐在我面前、缓缓吸饮研磨咖啡的优雅女人，叫何怜幽。看来谜样的年纪——有着四十岁的风韵，三十岁的美艳，二十岁的纯真；更甚者，有十七岁的忧郁。

我与她是相似的，聪明的你会猜我们是什么关系？姊妹？因为我们的姓名只差一个字。哈哈！猜错了！我与她是母女！我的身体来自她，我的姓名来自她，我的外表、性格、一切一切全由她拷贝而来！是的，我们是母女。

为何我会叫何掬幽？不不！我先来解释为何我姓何——那是母姓；因为我是私生女。那并不希奇是不？尤其在这男女平等的时代，单亲家庭中有一半子女是未婚下的产物。而我正是其中之一。

那，为何我叫掬幽？这名字相当悬疑；因为是我父亲为我取的。那个提供精子制造出我的男人取这

豆蔻

罂粟的情人

席娟

罂粟的情人

名字只有一个意思——“掬在手心的怜幽”；明白表示了对何怜幽的专宠与偏爱——唯一的爱。多可笑！风流天下知的王竞尧，挟其庞大产业与魅力，席卷了天下众女子芳心。他是个养过无数计情妇的男人，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快；却对一个冷漠的女人痴狂了十八年，并且那疼爱一年比一年加多，多到他只肯要何怜幽为他生孩子。的确，年近五十岁的王竞尧只有我这滴血脉，再没有别的。他的妻子没有，他其他的女人没有。女人处心积虑的想用孩子套住他的人与他的钱，一二十年来却仍完全没有消息。也曾有女人宣称有了他的骨血，但他冷笑以对，气定神闲的要求生下来验血。那些女人们皆在大惊失色中落荒而逃！

为什么他会如此笃定？偷偷告诉你，因为他——结扎了。在他目睹何怜幽为了生我而差点血崩时，他去结扎了，断了一切生机。

瞧！一个疯狂的男人，一个冷凝的女人。

而我，是二人综合的创作。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或者说“女孩”来得更真切一些；因为我只有十七岁。

一切的混乱局面本不是十七岁该理解的。我不该理解为何口口声声表示只爱何怜幽的男人会娶了别人；我不该理解一个会为所爱结扎的男人会处处留情。啊！我更不该理解为何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却不愿结婚。

也许，我真的不曾理解过，却视一切为理所当然。

何怜幽是他人婚姻中的第三者吗？她跟了王竞尧十八年，但王太太——黄顺伶却只嫁给他十五年。论先来后到，谁才是第三者？会是何怜幽吗？还是黄顺伶？可是，我可怜她们，可怜全天下与王竞尧沾上边、为他的无情心碎的女子。而我也可怜王竞尧，因为他爱上了一阵不定的风，爱上了一朵执意自由的云……胜利者是谁呢？我想未盖棺论定前，答案绝对不是我可以设定的。

墙壁上精致的古典大钟敲了三响，门铃声也如往常每一天般的准时响起。

何怜幽唇角逸出一抹似是笑容的弧度，盈盈秋波中的平静漾起一抹涟漪。我知道，她是喜悦的。我一直不知道她爱王竞尧有几分，但至少是有分量的，否则她不会有任何情绪波纹。

门开了，是王竞尧；他自己开的门，他有钥匙，却仍按门铃代表着尊重与宣告。

在这幢仿古建筑的别墅中，他是唯一能入内的男性。在这幢坐落阳明山高级别墅区的黄金地段，要养一个小老婆可得非常富有才行。无疑的，这儿就是人们称之为小香巢或金屋什么的地方。

王竞尧先是万分怜惜的给了何怜幽一个吻，霸

夏
楚

霸
果
的
情
人

气而优雅，却又显示出无限的珍爱。然后他才给了我一个父亲的亲吻与笑容。我扯了抹笑意，起身准备退回我的新天地。

“今天没课？”以着他一贯的威严的气势。对一个中年并且事业有成的男子而言，成熟加上权势，无形中便凝聚了一股贵族化的气度与压迫——那种所谓的王者之风。

这样的男人，我想我也会动心的。

“放暑假了。”我看向外头炽热的温度，没有多做说明。对他而言，何怜幽才是他此生的专注；我——纵欲下的产物而已。我不是自暴自弃，只是陈述事实。

“愈来愈像你妈咪了。”他的眼中有一抹回忆的遥想，也有发现的欣喜。

我想，他是真的爱惨了何怜幽，也要我成为何怜幽的翻版，所以没给我姓氏，也没有要我像他。

笑了一笑，我无言上楼。

怀疑这样的一对男女，能有怎样的狂涛巨浪的过往！站在局外冷眼看它，心里却仍有这样的疑惑。

他们相爱，却不结婚。他们是王子和公主，却没有该有的结局。若是有人加以阻挠也就算了，但没有！即使有，也早已作古了！

也许呵！也许！结婚已不再是相爱的唯一结局。幸福快乐的生活并不一定得靠婚姻才能取得。

愿意倾听这个故事吗？也许你愿意泡上一盅茉莉花茶，闻着它的清香，与我一同陷入遥远的回忆中……

让我来告诉你有关何怜幽的故事吧！也许听完后，你们愿意告诉我，为何我不是王掬幽而是何掬幽；为何他们是情人关系而不是夫妇关系。我不明白呵！但我真的想知道。静静听我说吧！有关何怜幽……

豆蔻

嘉栗的情人

席絹

嘉栗的情人



悲剧的开端，总是一幅惯常见的嚎哭景象，弄个凄惨的场景来表示悲壮。

何怜幽不知道这情况算不算是人间惨剧；几乎，她都快凝集出一抹笑意了！几乎。

天空的阴霾造就了此刻细微飘洒的雨。可笑的五月天，梅雨的淫湿与烈日的狂恣，交织成各种太过失衡。

“可怜哦！借了一大笔钱仍是治丢了命。”一群长舌妇以大声的“耳语”表示着悲悯。

“你看何太太都哭昏三次了！还有她女儿也吓得哭不出来，可怜哦！”

“最可怜的是两个儿子不能当靠山。一个成了植物人，一个瞎了眼，又全身灼伤，恐怕治不好了！幸好妻子女儿没一同出游，否则呀——唉！可是剩下个女儿有什么用呢？”

更小的声音提出街坊邻居的隐忧——

“她们还不起钱吗？这间房子顶多可以换二百来万，可是三个月来他们家耗费在医药上的钱就有几百万……唉！往后又不能放着儿子不管，要治疗得花更多的钱！金萍真是薄命哦！想当初我们还羡慕她嫁了个会赚钱的丈夫呢！”

每一句怜悯的背后，都是由庆幸来推动，借由别人的不幸来庆幸自身的平安。

是哪个人这么提过的？何怜幽此刻正想起这些话，也分外能体会那种苦涩与排拒。当然，施予同情的人可以唾骂她不识好歹。她——的确是不识好歹的，毕竟那些同情者都是她家的债主。

那么，此刻葬礼已过，她们是来安慰何家的不幸，还是来讨债的？或者，怕仅有的两个债务人畏债潜逃？

她端坐在墙壁一角的椅垫上，像一只蜷曲而冷凝的猫，环伺着一屋子的妇孺，以及跪在亡父灵位前苍白失魂的母亲。如果能，何林金萍必会以死来求解脱，避开必须面对的一切。但她不能，她尚有二个生死未卜的儿子要照顾；前一个生死未卜了两个月，掏空了何家所有财产，连房子都抵押了！后一个生死未卜，如果不死，也将是一辈子沉重的负担。可是，她又能如何？被动的任一切拖着她一同下地狱去！

可怜的女人！何怜幽嘲弄的看向父亲遗照。也

合该他死得巧，否则今天不会是这等情状。如果当时车祸再晚些发生，如果车祸是发生在那个女人也一同上车之后，铁定会很精彩！她母亲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准备与另一个女人双宿双飞。不说也好，反正——哈！善意的隐瞒会让她快乐些，也让往后的生活不必那般苦。

为什么没有泪？

因为他有女人吗？不！那是父母两人的事。既然母亲一心表现贤良，一意认定浪子会回头，那么，她出头是为谁来着？没有泪，一如他吝于给她的关爱。

情感交流原本就是互相施予累积而成。形同陌路的情况究竟谁是谁非？他不爱她，她也不会尊敬他。

“何太太，你要节哀呀！”一个男声突兀的打破女声的嘈杂，明显提高的声调只为引起众人的注目。

李正树，附近土财主的儿子；一张诚恳的脸掩不去几分流气与金钱暴增时必有的市侩气。中等干瘦的身形，有着充满血丝的浊黄眼睛与糊满槟榔垢的血口，清楚的显现出这人的低俗与邪气。而太多金饰的妆点，更凸显出那种矫饰的贵气之光。此刻，他的三角眼正瞄向何怜幽的这一方角落。

这世间，雪中送炭的少，趁火打劫的多，豺狼虎

豹更是伺机而动。她没有任何表情的将眼光转向不知距离的远处，只有无法掩上的双耳，仍必须忍受所有的虚伪。

“李少爷，你说你要替何家还钱呀？那不是一笔小数目哩！”尖锐与兴奋的女高音几乎走了调。然后是更多蜂拥而至的声浪。

“李先生，您没有必要——”何太太泣不成声的惶恐低语，喃喃低语中却又像溺水时乍逢生机的抓住了一根浮木般。

“何太太，当然有必要。您知道，对于未来丈母娘与小舅子，我有责任负担起一切的！”李正树豪气干云的大声嚷嚷，企图引何怜幽看一眼他的英挺模样。

这些话却只造成一种效果——众女子的抽气声与恍然大悟的低语，以及——更多的逢迎。

“哎呀！真是郎才女貌呀！我们附近十公里内，就属怜幽长得最俊俏，又属李少爷最潇洒多金，真是天作之合呀！”

“是呀！嫁了李少爷，何家当真吃穿不愁了……”

何太太乍喜又乍梦的回应，偷眼一瞧，却发现原本端坐一隅的女儿，早已失去了踪影——她的心沉沉的跌入了谷底！最难的，就是女儿那一关了。

她应该哭吗？

何怜幽无声无息的走出家门；天空依然阴霾，雨却已止住了。心情与天气竟是如此相通！她笑了！在她过往十七年当中，除了少不更事又迷惑的前六年她会以哭泣来乞求父母疼爱；在无所得之后，她已将泪水化成笑容。如果他们执意忽略她，她又何必在乎他们的施舍？所以往后，泪水便不曾出现在她眼眶中。何况近来发生的所有事，说穿了，不过是——污秽。即使再加上如今这一项，也休想逼出她的泪水。

自从知道有人愿意有条件的当冤大头后，那一群“善心”的女人全成了皮条客，企图打动她那极度缺钱的母亲将她抛售。

她该大公无私、“牺牲小我”的去成全一家子的病童寡妇吗？她伟大呵！何怜幽终于显现出了她出生在何家的价值！

不同时代的运行中，女人总是容易被牺牲的一方。讽刺的是，有更多女人来助长其牺牲的速度与沦陷。林觉民的壮烈来自对妻子的薄幸，满纸情话终究成荒唐言。唐玄宗的堕落归因于杨玉环的痴缠似乎更容易被宽恕！但何须来上一首长恨歌吟颂其天长地久？那些因战争无情而造成的寡妇村，人们歌颂的是她们的牌坊还是怜惜她们孤寂的一生？可耻的，牌坊冰冷的光华敌得了千万颗由年轻熬到老

死的忠贞之心，却没有一座鰥夫村为千古痴心下见证——因为守节不是男人须有的美德，顶多在妻子死后做一首悼念诗——“唯将终日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我将在往后的每一天都和颜悦色的过日子，以报答你这一生为我愁苦的心。就这样了，男人的良心仅止于此！狗屎！

哈！文静少言的何怜幽会骂粗话呢！她又笑了，抑制界临崩溃的情绪逼自己笑，笑！尽管已在溃决边缘，笑容仍是唯一能保有自尊的方法。

“老林，你看！是‘宏观高中’的校花哩！”

立在撞球房外的自动贩卖机旁，两个男子正对着何怜幽指指点点。较矮胖的阿汤推着老林低语。

中等身材的老林皱眉看向何怜幽游魂似飘过的身影。

“希望她不会踏进王老大的地盘；他们是真正黑社会的人。”而他们两个只不过是太保高中的学生混混而已。有点坏，又不会太坏，顶多溜课打弹子，偶尔抽烟打架过日子。对那些真正是黑社会的人还是非常忌惮的。

阿汤一听到“王老大”，立即挺直了腰杆。在台北道上混的人都必定听过这如雷贯耳的三个字。它代表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冷硬无情，让人肃然起敬之余也寒毛直竖！加上“王老大”够神秘，让人更加敬畏与好奇。

“只是走过而已，不会怎么样吧？王老大的人不会失分寸的。”阿汤嗫嚅的低语。心想何怜幽真是天生的大美人，也难怪有人天天站在“宏中”的大门外等着看她一眼，并大吹口哨。

“可是今天不同……今天王老大与西区的陈老大在为上回两人手下打群架的事谈判……恐怕——”老林戒慎的低语，有些担心的拖了阿汤走——“我们去看看！等何怜幽走过那一区，并确定她没有进那一家酒店我们才回来。”

失意的人都会借酒消愁，可是那未免太逃避了些！她看到一家酒店，中午时刻就在营业，这并不多见。她笑了笑，没有走进去，但里头突然传出的爆裂声却让她毫无防备的心吓了一跳！她圆瞪着眼，看到两个男人由里头被丢出来，滚落到她脚边。她触目所见的是两张满是血的脸！地上的男人正哀号不休，捂着双目。

一阵急涌上的恶心，却翻不出胃中的任何残渣；她已经有两餐没进食了。她退了两步，身子贴身后的黑色跑车，面孔煞白。这三个月来，她看了太多的血与无助，已不能有什么反应，却无法不诅咒自己的虚弱。

在一群男子的簇拥下，两个男子在酒店廊道上冷漠的握手，似乎协议了什么，也似乎和解了什么，但眼中相同的不驯全掩藏在那副黑镜后。卓然的气

势，相同的不羁；一方集体穿着黑西装与大风衣，相当的黑派特色。而另一方更加狂放的没有统一服饰，为首那一位只是一身休闲服，却减不去任何气势。

她无法打量太多，却也动弹不得；躺在地上的其中一位男子突然在翻滚疼痛中摸索到她的鞋子，倏地像抓住浮木似的抓住她脚踝——

“救我……叫医生……”地上的男人哀喘不休。

血红的液体印染上她雪白的足踝。她倒抽一口冷气！猛地朝侧方又退了一大步，却跌入一具胸膛中。然后更快的，地上抓住她的男人被踢到五步远！由于那男子一直死抓着她，若非她身子被身后男人搂住，她必然也会跌了过去。她没有跌跤，可是却被抓去了鞋子。她抽了口气，呆愣地看着染印血迹的足踝与无遮掩的左足。

那小小白白、如玉雕似的莲足让她不知所措！她不爱任何人看到她的脚……

“老大！”一个面孔严肃的男子的眼光只放在她身后男子身上，双手捧着她那已擦拭干净的白鞋子。

她身后的男人让她靠在车身上，接过鞋子蹲下身，抬起她白净的足踝，为她拭去了血迹；看了好半晌，才为她穿上了鞋子。然后，由下而上的，他仰首看着她面容。

即使隔着墨鏡，何怜幽仍能感受到比天气更炙人心神的灼热。这个穿休闲服，却一身狂野气势的男人正在以眼光侵略她。这种仰视的角度，她根本无所遁形！

她退了一步，不料他却抓着她裙摆，害她不敢再移动。他的掌握柔而轻，却不保证她的裙子不会在瞬间碎裂成片。这是一个昂藏猛烈蛮力的危险男子！她低首直视他的墨鏡，捕捉不到半丝眼神，只见太阳的光晕由墨鏡折射到她眼中，让她难受地别开眼。这男人，绝不会比炙热阳光让她好受到哪里去。

然后，出乎她意料的，他低首轻吻了她的裙摆！在她仍陷在怔愣时，下一刻，她已在他动如捷豹的行动中遭到他双臂钳制！

“不！”她惊慌出声，却更快的遭到唇舌的掠夺，霸道而坚持、冷硬而无情的侵占她所有的甜蜜柔软！

这是一项宣告！

所有道上的人都知道！

从今天起，何怜幽是王老大的女人！专属王竞尧的禁脔。擅动者，杀无赦！

“怜幽，方大夫说小雄月底必须再做一次植皮手术。还有，小康仍有复原的希望，如果有办法带他